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七卷 合影樓奇緣留佳話

世間欲斷鍾情路，男女分開住。掘條深塹在中間，使他終身不度是非關。塹深又怕能生事，水滿情偏熾。綠波慣會做紅娘，不見御溝流出墨痕香？這首詞，是說天地間越禮犯分之事，條件可以消除，獨有男女相慕之情、枕席交歡之誼，只除非禁於未發之先。若到那男子婦人動了念頭之後，莫道家法無所施，官威不能攝，就使玉皇大帝下了誅夷之詔，閻羅天子出了緝獲的牌，山川草木盡作刀兵，日月星辰皆為矢石，他總是拼了一死，定要去遂心了願。覺得此願不了，就活上幾千歲然後飛升，究竟是個鰥寡神仙；此心一遂，就死上一萬年不得轉世，也還是個風流鬼魅。到了這怨生慕死的地步，你說還有甚麼法則可以防禦得他？所以懲奸遏慾之事，定要行在未發之先。未發之先又沒有別樣禁法，只是嚴分內外，重別嫌疑，使男女不相親近而已。

儒書云「男女授受不親」，道書云「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」，這兩句話極講得周密。男子與婦人親手遞一件東西，或是相見一面，他自他，我自我，有何關礙，這等防得森嚴？要曉得古聖先賢也是有情有欲的人，都曾經歷過來，知道一見了面，一沾了手，就要把無意之事認作有心，不容你自家做主，要顛倒錯亂起來。譬如婦人取一件東西遞與男子，過手的時節，或高或下，或重或輕，總是出於無意。當不得那接手的人常要畫蛇添足：輕的說他故示溫柔，重的說他有心戲謔，高的說他提心在手、何異舉案齊眉，下的說他借物丟情、不啻拋球擲果。想到此處，就不好辜其來意，也要弄些手勢答他。焉知那位婦人不肯將錯就錯？這本風流戲文，就從這件東西上做起了。至於男女相見，那種眉眼招災、聲音起禍的利害，也是如此，所以只是不見不親的妙。不信，但引兩對古人做個證驗：李藥師所得的紅拂妓，當初關在楊越公府中，何曾知道男子面黃面白？崔牛牛盜的紅綉女，立在郭令公身畔，何曾對著男子說短說長？只為家主公要賣弄豪華，把兩個得意侍兒與男子見得一面，不想他五個指頭一雙眼孔就會說起話來。及至機心一動，任你銅牆鐵壁，也禁他不住，私奔的私奔出去，竊負的竊負將來。若還守了這兩句格言，使他「授受不親」，「不見可欲」，那有這般不幸之事！

我今日這回小說，總是要使齊家之人，知道防微杜漸，非但不可露形，亦且不可露影，不是單闡風情，又替才子佳人辟出一條相思路也。

元朝至正年間，廣東韶州府曲江縣有兩個閒住的縉紳，一姓屠，一姓管。姓屠的由黃甲起家，官至觀察之職；姓管的由鄉貢起家，官至提舉之職。他兩個是一門之婿，只因內族無子，先後贅在家中。才情學術，都是一般，只有心性各別。

管提舉古板執拗，是個道學先生；屠觀察跌蕩豪華，是個風流才子。兩位夫人的性格起先原是一般，只因各適所天，受了刑於之化，也漸漸的相背起來。聽過道學的，就怕講風情；

說慣風情的，又厭聞道學。這一對連襟、兩個姊妹，雖是嫡親瓜葛，只因好尚不同互相貶駁，日復一日，就弄得仇家敵國一般。起先還是同居，到了岳丈岳母死後，就把一宅分為兩院，凡是界限之處，都築瞭高牆，使彼此不能相見，獨是後園之中有兩座水閣，一座面西的，是屠觀察所得；一座面東的，是管提舉所得，中間隔著池水，正合著唐詩二句：

遙知楊柳是門處，似隔芙蓉無路通。

陸地上的界限都好設立牆垣，獨有這深水之中下不得石腳，還是上連下隔的。論起理來，盈盈一水，也當得過黃河天塹，當不得管提舉多心，還怕這位姨夫要在隔水問花之處窺視他的姬妾，就不惜工費，大水底下立了石柱，水面上架了石板，也砌起一帶牆垣，分了彼此，使他眼光不能相射。從此以後，這兩分人家，莫說男子與婦人終年不得謀面，就是男子與男子，一年之內也會不上兩遭。

卻說屠觀察生有一子，名曰珍生；管提舉生有一女，名曰玉娟。玉娟長珍生半歲，兩個的面貌竟像一副印極印下來的。只因兩位母親原是同胞姊妹，面容骨格相去不遠，又且嬌媚異常。這兩個孩子又能各肖其母，在襁褓的時節，還是同居，辨不出誰珍誰玉。有時屠夫人把玉娟認做兒子，抱在懷中餵奶，有時管夫人把珍生認做女兒，摟在身邊睡覺。後來竟習以為常，兩母兩兒，互相乳育。有《詩經》二句道得好：

螟蛉有子，式谷似之。

從來孩子的面貌多肖乳娘，總是血脈相蔭的原故。同居之際，兩個都是孩子，沒有知識，面貌像與不像，他也不得而知。直到分居析產之後，垂髫總角之時，聽見人說，才有些疑心，要把兩副面容合來印正一印正，以驗人言之確否。卻又咫尺之間分了天南地北，這兩副面貌印正不成了。

再過幾年，他兩人的心事就不謀而合，時常對著鏡子賞鑒自家的面容，只管嘖嘖贊美道：「凡係內親，勿進內室。本衙止別男婦，不問親疏，各宜體諒。」

珍生見了，就立住腳跟，不敢進去，只好對了管公，請姨娘表姐出來拜見。管公單請夫人，見了一面，連「小姐」二字絕不提。及至珍生再請，他又假示龍鍾，茫然不答。珍生默喻其意，就不敢固請，坐了一會，即便告辭。

既去之後，管夫人問道：「兩姨姐妹，分屬表親，原有可見之理，為甚麼該拒絕他？」管公道：「夫人有所不知，『男女授受不親』這句話頭，單為至親而設。若還是陌路之人，他何由進我的門，何由入我的室？既不進門入室，又何須分別嫌疑？單為礙了親情，不便拒絕，所以有穿房入戶之事。這分別嫌疑的禮數，就由此而起。別樣的瓜葛，親者自親，疏者自疏，皆有一定之理。獨是兩姨之子，姑舅之兒，這種親情，最難分別。說他不是兄妹，又係一人所出，似有共體之情；說他竟是兄妹，又屬兩姓之人，並無同胞之義。因在似親似疏之間，古人委決不下，不曾注有定儀，所以涇渭難分，彼此互見，以致有不清不白之事做將出來。歷觀野史傳奇，兒女私情大半出於中表。皆因做父母的沒有真知灼見，竟把他當了兄妹，穿房入戶，難以提防，所以混亂至此。我乃主持風教的人，豈可不加辨別，仍蹈世俗之陋規乎？」夫人聽了，點頭不已，說他講得極是。

從此以後，珍生斷了癡想，玉娟絕了妄念，知道家人的言語印證不來，隨他像也得，不像也得，丑似我也得，好似我也得，一總不去計論他。

偶然有一日，也是機緣湊巧，該當遇合，岸上不能相會，竟把兩個影子放在碧波裡面印證起來。有一首現成絕句，就是當年的情景。其詩云：

綠樹陰濃夏日長，樓台倒影入池塘。

水晶簾動微風起，並作南來一味涼。

時當中夏，暑氣困人，這一男一女不謀而合，都到水閣上納涼。只見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，把兩座樓台的影子，明明白白倒豎在水中。玉娟小姐定睛一看，忽然驚訝起來，道：

「為甚麼我的影子倒去在他家？形影相離，大是不祥之兆。」疑惑一會，方才轉了念頭，知道這個影子就是平時想念的人。

「只因科頭而坐，頭上沒有方巾，與我輩婦人一樣，又且面貌相同，故此疑他作我。」想到此處，方才要印證起來，果然一線不差，竟是自己的模樣。既不能夠獨擅其美，就未免要同病相憐，漸漸有個怨恨爺娘不該拒絕親人之意。

卻說珍生倚欄而坐，忽然看見對岸的影子，不覺驚喜跳躍，凝眸細認一番，才知道人言不謬。風流才子的公郎比不得道學先生的令愛，意氣多而涵養少，那些童而習之的學問，等不到第二次就要試驗出來。對著影輕輕的喚道：「你就是玉娟姐姐麼？好一副面容！果然與我一樣，為甚麼不合在一處做了夫妻？」說話的時節，又把一雙玉臂對著水中，卻像要撈起影子拿來受用的一般。玉娟聽了此言，看了此狀，那點親愛之心，就愈加款動起來，也想要答他一句，回他一手。當不得家法森嚴，逾規越檢的話從來不曾

講過，背禮犯分之事從來不曾做過。未免有些礙手礙口，只好把滿腹表情付之一笑而已。

屠珍生的風流詼諧，原是有傳受的；但凡調戲婦人，不問他肯不肯，但看他笑不笑；只消朱唇一裂，就是好音，這副同心帶兒已結在影子裡面了。

從此以後，這一男一女，日日思想納涼，時時要來避暑。

又不許丫鬟伏侍，伴當追隨，總是孤憑畫閣，獨倚雕欄，好對著影子說話。大約珍生的話多，玉娟的話少——只把手語傳情，使他不言而喻；恐怕說出口來被爺娘聽見，不但受鞭笞之苦，亦且有性命之憂。

卻說珍生與玉娟自從相遇之後，終日在影裡盤桓，只可恨隔了危牆，不能夠見面。偶然有一日，玉娟因睡魔纏擾，起得稍遲，盥櫛起來，已是巳牌時候。走到水閣上面，不見珍生的影子，只說他等我不來，又到別處去了。誰想回頭一看，那個影子忽然變了真形，立在他玉體之後，張開兩手竟要來摟抱他。這是甚麼原故？只為珍生蓄了偷香之念，乘他未至，預先赴水過來，藏在隱僻之處，等他一到，就鑽出來下手。

玉娟是個膽小的人，要說句私情話兒，尚且怕人聽見；豈有青天白日對了男子做那不尷不尬的事，沒有人捉姦之理？就大叫一聲「阿呀」，如飛避了進去。一連三五日不敢到水閣上來。——看官，要曉得這番舉動，還是提舉公家法森嚴，閨門謹飭的效驗；不然，就有真賊實犯的事做將出來，這段姦情不但在影似之間而已了。珍生見他喊避，也吃了一大驚，翻身跳入水中，踉蹌而去。

玉娟那番光景，一來出於倉皇，二來迫於畏懼，原不是有心拒絕他。過了幾時，未免有些懊悔，就草下一幅詩箋，藏在花瓣之內，又取一張荷葉，做了郵筒，使它入水不濡；張見珍生的影子，就丟下水去，道：「那邊的人兒好生接了花瓣！」

珍生聽見，驚喜欲狂，連忙走下樓去，拾起來一看，卻是一首七言絕句。其詩云：

綠波搖漾最關情，何事虛無變有形？

非是避花偏就影，只愁花動動金鈴。

珍生見了，喜出望外，也和他一首，放在碧筒之上寄過去，道：

惜春雖愛影橫斜，到底如看夢裡花。

但得冰肌親玉骨，莫將修短問韶華。

玉娟看了此詩，知道他色膽如天，不顧生死，少不得還要過來，終有一場奇禍。又取一幅花箋，寫了幾行小字去禁止他，道：

「初到止於驚避，再來未卜存亡。吾翁不類若翁，我死同於汝死。戒之！慎之！」

珍生見他回得決裂，不敢再為佻達之詞，但寫幾句懇切話兒，以訂婚姻之約。其字云：

「實范固嚴，杞憂亦甚。既杜桑間之約，當從冰上之言。

所慮吳越相銜，朱陳難合，尚俟徐規動靜，巧覓機緣。但求一字之貞，便矢終身之義。」

玉娟得此，不但放了愁腸，又且合他本念，就把婚姻之事一口應承，復他幾句道：

「既刪《鄭》《衛》，當續《周南》。願深寤寐之求，勿惜參差之彩。此身有屬，之死靡他。倘背厥天，有如皎日。」珍生覽畢，欣慰異常。

從此以後，終日在影中問答，形外追隨，沒有一日不做幾首情詩。做詩的題目總不離一個「影」字。未及半年，珍生竟把唱和的詩稿匯成一帙，題曰《合影編》，放在案頭。被父母看見，知道這位公郎是個肖子，不惟善讀父書，亦且能成母志，倒歡喜不過，要替他成就姻緣，只是逆料那個迂儒斷不肯成人之美。

管提舉有個鄉貢同年，姓路，字子由，做了幾任有司，此時亦在林下。他的心體，絕無一毫沾滯，既不喜風流，又不講道學，聽了迂腐的話也不見攢眉，聞了鄙褻之言也未嘗洗耳，正合著古語一句：「在不夷不惠之間。」故此與屠管二人都相契厚。屠觀察與夫人商議，只有此老可以做得冰人。就親自上門求他作伐，說：「敝連襟與小弟素不相能，望仁兄以和羹妙手調劑其間，使冰炭化為水乳，方能有濟。」路公道：

「既屬至親，原該締好，當效犬馬之力。」

一日，會了提舉，問他：「令愛芳年？曾否許配？」等他回了幾句，就把觀察所托的話，婉婉轉轉說去說他。管提舉笑而不答，因有筆在手頭，就寫幾行大字在幾案之上，道：

「素性不諧，矛盾已久。方著絕交之論，難遵締好之言。

欲求親上加親，何啻夢中說夢！」

路公見了，知道也不可再強，從此以後，就絕口不提。走去回覆觀察，只說他堅執不允，把書台回覆的狠話，隱而不傳。

觀察夫婦就斷了念頭，要替兒子別娶。又聞得人說，路公有個螟蛉之女，小字錦雲，才貌不在玉娟之下。另央一位冰人，走去說合。路公道：「婚姻大事，不好單憑己意，也要把兩個八字合一合婚，沒有刑傷損克，方才好許。」觀察就把兒子的年庚封與媒人送去。路公拆開一看，驚詫不已：原來珍生的年庚就是錦雲的八字，這一男一女，竟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的。路公道：「這等看來，分明是天作之合，不由人不許了，還有甚麼狐疑。」媒人照他的話過來回覆。觀察夫婦歡喜不了，就瞞了兒子，定下這頭親事。

珍生是個伶俐之人，豈有父母定下婚姻全不知道的理？要曉得這位郎君，自從遇了玉娟，把三魂七魄附在影子上去，影子便活潑不過，那副形骸肢體竟像死人一般。有時叫他也不應，問他也不答。除了水閣不坐，除了畫欄不倚，只在那幾尺地方走走來去，又不許一人近身。所以家務事情無由入耳，連自己的婚姻定了多時還不知道。倒是玉娟聽得人說，只道他背卻前盟，切齒不已，寫字過來怨恨他，他才有些知覺。

走去盤問爺娘知道委曲，就號啕痛哭起來，竟像小孩子撒賴一般，倒在爺娘懷裡要死要活，硬逼他去退親。又且痛恨路公，呼其名而辱罵，說：「姨丈不肯許親，都是他的鬼話！明明要我做女婿，不肯讓與別人，所以借端推托。若央別個做媒，此時成了好事也未見得。」千烏龜，萬老賊，罵個不了。

觀察要把大義責他，只因驕縱在前，整頓不起。又知道：

「兒子的風流原是我看我的樣子，我不能自斷情慾，如何禁止得他？」所以一味優容，只勸他：「暫緩愁腸，待我替你畫策。」

珍生限了時日，要他一面退親，一面圖謀好事；不然，就要自尋短計，關係他的宗祧。

觀察無可奈何，只得負荆上門，預先請過了罪，然後把兒子不願的話，直告路公。路公變起色來，道：「我與你是何等人家，豈有結定婚姻又行反覆之理？親友聞之，豈不唾罵！」

令郎的意思，既不肯與舍下聯姻，畢竟心有所屬，請問要聘那一家？」觀察道：「他的意思，注定在管門，知其必不可得，決要希圖萬一，以俟將來。」路公聽了，不覺掩口而笑，方才把那日說親，書台回覆的狠話，直念出來。觀察聽了，不覺淚如雨下，歎口氣道，「這等說來，豚兒的性命，決不能留，小弟他日必為若敖之鬼矣！」路公道：「為何至此？莫非令公郎與管小姐有了甚麼勾當，故此分折不開麼？」觀察道：「雖無實事，頗有虛情，兩副形骸雖然不曾會合，那一對影子已做了半載夫妻。如今情真意切，實是分折不開。老親翁何以救我？」說過之後，又把《合影編》的詩稿遞送與他，說是一本風流孽賬。路公看過之後，怒了一回，又笑起來，道：

「這樁事情雖然可惱，卻是一種佳話。對影鍾情，從來未有其事，將來必傳。只是為父母的不該使他至此；既已至此，那得不成就他？也罷，在我身上替他生出法來，成就這樁好事。

寧可做小女不著，冒了被棄之名，替他別尋配偶罷。」觀察道：

「若得如此，感恩不盡！」

觀察別了路公，把這番說話報與兒子知道。珍生轉憂作喜，不但不罵，又且歌功頌德起來，終日催促翁娘去求他早籌良計，又親自上門哀告不已。路公道：「這樁好事，不是一年半載做得來的。且去準備寒窗，再守幾年孤寡。」

路公從此以後，一面替女兒別尋佳婿，一面替珍生巧覓機緣，把悔親的來歷在家人面前絕不提。一來慮人笑恥，二來恐怕女兒知道，學了人家的樣子，也要不尷不尬起來，倒說：「女婿不中意，恐怕誤了終身，自家要悔親別許。」那裡知道兒女心多，倒從假話裡面弄出真事故來。

卻說錦雲小姐未經悔議之先，知道才郎的八字與自己相同，又聞得那副面容俊俏不過，方且自慶得人，巴不得早完親事。忽然聽見悔親，不覺手忙腳亂。那些丫鬟侍妾又替他埋怨主人，說：「好好一頭親事，已結成了，又替他拆開！使女婿上門哀告，只是不許。既然不許，就該斷絕了他，為甚麼又應承作伐，把個如花似玉的女婿送與別人？」錦雲聽見，痛恨不已，說：「我是他螟蛉之女，自然痛癢不關。若還是親生自養，豈有這等不情之事！」恨了幾日，不覺生起病來。俗語講得好：

說不出的，才是真苦。

撓不著的，才是真痛。

他這番心事，說又說不出，只好鬱在胸中，所以結成大塊，攻治不好。

男子要離絕婦人，婦人反思念男子，這種相思，自開闢以來，不曾有人害過。看官們看到此處，也要略停慧眼，稍掬愁眉，替他存想存想。

卻說管提舉的家范原自嚴謹，又因路公來說親，增了許多疑慮，就把牆垣之下、池水之中，填以瓦礫，覆以泥土，築起一帶長堤；又時常著人伴守，不容女兒獨坐。從此以後，不但形骸隔絕，連一對虛空影子也分為兩處，不得相親。珍生與玉娟又不約而同做了幾首別影詩，附在原稿之後。

玉娟只曉得珍生別娶，卻不知道他悔親，深恨男兒薄倖，背了盟言，誤得自己不上不下；又恨路公懷了私念，把別人的女婿攘為己有，媒人不做倒反做起岳丈來，可見說親的話並非忠言，不過是勉強塞責，所以父親不許，一連恨了幾日，也漸漸的不茶不飯，生起病來。路小姐的相思叫做「錯害」，管小姐的相思叫做「錯怪」，「害」與「怪」雖然不同，其「錯」一也。

更有一種奇怪的相思，害在屠珍生身上，一半像路，一半像管，恰好在「錯害」「錯怪」之間。這是甚麼原故？他見水中牆下築了長堤，心上思量道：「他父親若要如此，何不行在砌牆立柱之先？還省許多工料。為甚麼到了此際，忽然多起事來？畢竟是他自己的意思，知道我聘了別家，竟要斷恩絕義，倒在翁娘面前討好，假裝個貞節婦人，故此叫他築堤，以示訣絕之意，也未見得。我為他做了義夫，把說成的親事都回絕了，依舊要想娶他，萬一此念果真，我這段癡情向何處著落？聞得路小姐嬌豔異常，他的年庚又與我相合，也不叫做無緣。如今年庚相合的既回了去，面貌相似的又娶不來，竟做了一事無成，兩相關耽誤，好沒來由！」只因這兩條錯念橫在胸中，所以他的相思更比二位佳人害得詫異。想到玉娟身上，就把錦雲當了仇人，說他是起禍的根由，時常在夢中咒罵；想到錦雲身上，又把玉娟當了仇人，說他是誤人的種子，不住在暗裡嘮叨。弄得父母說張不是，說李不是，只好聽其自然。

卻說錦雲小姐的病體越重，路公擇婿之念愈堅；路公擇婿之念愈堅，錦雲小姐的病體越重。路公不解其意，只說他年大當婚，恐有失時之歎，故此憂鬱成病；只要選中才郎，成了親事，他自然勿藥有喜。所以吩咐媒婆，引了男子上門，終朝選擇。誰想引來的男子，都是些魑魅魍魎，丫鬟見了一個，走進去形容體態，定要驚個半死。驚上幾十次，那裡還有魂靈？止剩得幾莖殘骨，一副枯骸，倒在牀褥之間，慳慳待斃。

路公見了，方才有些著忙，細問丫鬟，知道他得病的來歷，就翻然自悔道：「婦人從一而終，原不該悔親別議。他這場大病，倒害得不差。都是我做爺的不是，當初屠家來退親，原不該就許；如今既許出口，又不好再去強他。況且那樁好事，我已任在身上，大丈夫千金一諾，豈可自食其言？只除非把兩頭親事合做一頭，三個病人串通一路，只瞞著老管一個，等他自做惡人。直等好事做成，方才使他知道。到那時節，生米煮成熟飯，要強也強不去了。只是大小之間有些難處。」仔細想了一回又悟轉來道：「當初娥皇女英同是帝堯之女，難道配了大舜，也分個妻妾不成？不過是姊妹相稱而已。」

主意定了，一面叫丫鬟安慰女兒，一面請屠觀察過來商議，說：「有個兩便之方：既不令小女二天，又不使管門失節；

只是令郎有福，忒煞討了便宜，也是他命該如此。」觀察喜之不勝，問他：「計將安出？」路公道：「貴連襟心性執拗，不便強之以情，只好欺之以理。小弟中年無子，他時常勸我立嗣，我如今只說立了一人，要聘他女兒為媳，他念想與之情，自然應許。等他許定之後，我又說小女尚未定人，要招令郎為婿，屈他做個四門親家，以終夙昔之好。他就要斷絕你，也卻不得我的情面，許出了口，料想不好再許別人。待我選了吉日，只說一面娶親，一面贅婿，把二女一男並在一處，使他各暢懷抱，豈不是樁美事？」屠觀察聽了，笑得一聲，不覺拜倒在地，說他「不但有回天之力，亦且有再造之恩」。感頌不了，就把異常的喜信報與兒子知道。

珍生正在兩憂之際，得了雙喜之音，如何跳躍得住！他那種詫異相思，不是這種詫異的方術也醫他不好，錦雲聽了丫鬟的話，知道改邪歸正，不消醫治，早已拔去病根，只等那一男一婦過來就他，好做女英之姊，大舜之妻，此時三個病人好了兩位，只苦得玉娟一個，有了喜信，究竟不得而知。

路公會著提舉，就把做成的圈套去籠絡他。管提舉見女兒病危，原有早定婚姻之意，又因他是契厚同年，巴不得聯姻締好，就滿口應承，不作一毫難色。路公怕他食言，隔不上一兩日就送聘禮過門。納聘之後，又把招贅珍生的話吐露出來。管提舉口雖不言，心上未免不快，笑他明於求婚，暗於擇婿，前門進人，後門入鬼，所得不償所失，只因成事不說，也不去規諫他。

玉娟小姐見說自己的情郎贅了路公之女，自己又要嫁人路門，與他同在一處，真是羞上加羞，辱中添辱，如何氣憤得了！要寫一封密札寄與珍生，說明自家的心事，然後去赴水懸樑，尋個自盡。當不得丫鬟廝守，父母提防，不但沒有寄書之人，亦且沒有寫書之地。

一日，丫鬟進來傳話，說：「路家小姐聞得姐姐有病，要親自過來問安。」玉娟聞了此言，一發焦躁不已，只說：「他占了我的情人，奪了我的好事，一味心高氣傲，故意把喜事驕人，等不得我到他家，預先上門來羞辱。這番歹意，如何依允得他！」就催逼母親叫人過去回覆。那裡知道這位姑娘並無歹意，要做個瞞人的喜鵲，飛入耳朵來報信的。只因路公要完好事，知道這位小姐是道學先生的女兒，決不肯做失節之婦，聽見許了別人，不知就裡，一定要尋短計；若央別個寄信，當不得他門禁森嚴，三姑六婆無由而入，只得把女兒權做紅娘，過去傳消息。玉娟見說回覆不住，只得隨他上門。未到之先，打點一副吃虧的面孔，先忍一頓羞慚，等他得志過了，然後把報仇雪恥話去回覆他。不想走到面前，見過了禮，就伸出一雙嫩手在他玉臂之上捏了一把，卻像別有衷情不好對人說得，兩下心照的一般。

玉娟驚詫不已，一茶之後，就引入房中，問他捏臂之故。

錦雲道：「小妹今日之來，不是問安，實來報喜。《合影編》的詩稿，已做了一部傳奇，目下就要團圓快了。只是正旦之外又添了一腳小旦，你卻不要多心。」玉娟驚問其故，錦雲把父親作合的始末細述一番，玉娟喜個不了。只消一劑妙藥，醫好了三個病人。大家設定機關，單騙著提舉一個。

路公選了好日，一面抬珍生進門。一面娶玉娟入室，再把女兒請出洞房，湊成三美，一齊拜起堂來，真個好看。只見：

男同叔寶，女類夷光。評品姿容，卻似兩朵瓊花，倚著一根玉樹；形容態度，又像一輪皎日，分開兩片輕雲。那一邊，年庚相合，牽來比並，辨不清孰妹孰兄；這一對，面貌相同，卸去冠裳，認不出誰男誰女。把男子推班出色，遇紅遇綠，到處成牌；用婦人接羽移宮，鼓瑟鼓琴，皆能合調。允矣無雙樂事；誠哉對半神仙！

成親過了三日，路公就準備筵席，請屠管二人會親。又怕管提舉不來，另寫一幅單箋夾在請帖之內，道：

「親上加親，昔聞戒矣；夢中說夢，姑妄聽之。今為說夢主人，屈作加親創舉；勿以小嫌介意，致令大禮不成。再訂。」

管提舉看了前面幾句，還不介懷，直到末後一聯有「大禮」二字，就未免為禮法所拘，不好借端推托。

到了那一日，只得過去會親。走到的時節，屠觀察早已在座。路公鋪下氈單，把二位親翁請在上首，自己立在下首，一同拜了四拜。又把屠觀察請過一邊，自家對了提舉深深叩過四首，道：「起先四拜是會親，如今四拜是請罪。從前以後，凡有不是之處，俱望老親翁海涵。」管提舉道：「老親翁是個簡略的人，為何到了今日忽然多起禮數來？莫非因人而施，因小弟是個拘儒，故此也作拘儒之套麼？」路公道：「怎敢如此。」

小弟自議親以來，負罪多端，擢髮莫數。只求念『至親』二字，多方原有。俗語道得好：兒子得罪父親，也不過是負荊而已。何況兒女親家？小弟拜過之後，大事已完，老親翁要施責備也責備不成了。」管提舉不解其意，還只說是謙遜之詞。

只見說過之後，階下兩班鼓樂一齊吹打起來，竟像轟雷震耳，莫說兩人對語約不聞聲，就是自己說話也聽不出一字。

正在喧鬧之際，又有許多侍妾擁了對半新人，早已步出畫堂，立在氈單之上，俯首躬身，只等下拜。管提舉定睛細看，只見女兒一個立在左首，其餘都是外人，並不見自家的女婿，就對著女兒高聲大喊道：「你是何人，竟立在姑夫左首！」

不惟禮數欠周，亦且渾亂不雅，還不快走開去！」他便喊叫得慌，並沒有一人聽見。這一男二女低頭竟拜。管提舉掉轉身來，正在迴避，不想二位親翁走到，每人拉住一邊，不但不放他走，亦且不容回拜，竟像兩塊夾板夾住身子的一般，端端正正受了一十二拜。直到拜完之後，三位新人一齊走了進去，方才吩咐樂工住了吹打。聽管提舉變色而道：「說小女拜堂，令郎為何不見？令婿與令愛與小弟並非至親，豈有受拜之禮！這番儀節，小弟不解，老親翁請道其故。」路公道：

「不瞞老親翁說，這位令姨姪，就是小弟的螟蛉，小弟的螟蛉，就是親翁的令婿，親翁的令婿，又是小弟的東牀，他一身充了三役，所以方才行禮拜了三四一十二拜。老親翁是個至明至聰的人，難道還懂不著？」

管提舉想了一會，再辨不清，又對路公道：「這些說話，小弟一字不解，纏來纏去，不得明白。難道今日之來，不是會親，竟在這邊做夢不成？」路公道：「小東上面已曾講過『今為說夢主人』，就是為此。要曉得『說夢』二字原不是小弟創起，當初替他說親，蒙老親翁書台復，那個時節早已種下夢根了。人生一夢耳，何必十分認真？勸你將錯就錯，完了這場春夢罷！」提舉聽了這些話，方才醒悟，就問他道：

「老親翁是個正人，為何行此曖昧之事！就要做媒，也只該明講，怎麼設定圈套，弄起我來？」路公道：「何嘗不來明講？老親翁並不回言，只把兩句話兒示之以意，卻像要我說夢的一般，所以不復明言，只得便宜行事。若還自家弄巧，單騙令愛一位，使親翁做了愚人，這重罪案就逃不去了。如今捨得自己，贏得他人，方才拜堂的進節，還把令愛立在左首，小女甘就下風，這樣公道拐子，折本媒人，世間沒有第二個。求你把責人之念稍寬一分，全了忠恕之道罷。」

提舉聽到此處，顏色稍和，想了一會，又問他道：「敝連襟舍了小女，怕沒有別處求親？老親翁除了此子，也另有高門納彩。為甚麼把二女配了一夫，定要陷人以不義？」路公道：

「其中就裡，只好付之不言。若還根究起來，只怕方才那四拜，老親翁該賠還小弟，倒要認起不是來。」提舉聽到此處，又從新變起色來道：「小弟有何不是？快請說來！」路公道：「只因府上的家范過於嚴謹，使男子婦人不得見面，所以鬱出病來。

別樣的病，只害得自己一個；不想令愛的尊恙，與時災疫症一般，一家遇到一家，蔓延不已。起先過與他，後來又過與小女，幾乎把三條性命斷送在一時。小弟要救小女，只得預先救他。既要救他，又只得先救令愛。所以把三個病人合來住在一處，才好用藥調理，這就是聯姻締好的原故。老親翁不問，也不好直說出來。」

提舉聽了，一發驚詫不已，就把自家坐的交椅一步一步挪近前來，就著路公，好等他說明就理。路公怕他不服，索性說個盡情，就把對影鍾情、不肯別就的始末，一原二故，訴說出來。氣得他面如土色，不住的咒罵女兒。路公道：「姻緣所在，非人力之所能為。究竟令愛守貞，不肯失節，也還是家教使然。如今業已成親，也算做既往不咎了，還要怪他做甚麼！」提舉道：「這等看來，都是小弟治家不嚴，以致如此。」

空講一生道學，不曾做得個完人，快取酒來，先罰我三杯，然後上席。」路公道：「這也怪不得親翁。從來的家法，只能錮形，不能錮影。這是兩個影子做出事來，與身體無涉，那裡防得許多？從今以後，也使治家的人知道這番公案，連影子也要提防，決沒有露形之事了。」又對觀察道：「你兩個的是非曲直，畢竟要歸重一邊。若還府上的家教，也與貴連襟一般，使令公郎有所畏懼，不敢胡行，這樁訟事就斷然沒有了。」

究竟是你害他，非是他累你。不可因令郎得了便宜，倒說風流的是，道學的不是，把是非曲直顛倒過來，使人喜風流而惡道學，壞先輩之典型。取酒過來，罰你三巨擘，以服貴連襟之心，然後坐席。」觀察道：「講得有理，受罰無辭。」一連飲了三杯，就作揖賠個不是，方才就席飲酒，盡歡而散。

從此以後，兩家釋了芥蒂，相好如初。遇到後來，依舊把兩院並為一宅，就將兩座水閣做了金星，以貯兩位阿嬌，題曰「合影樓」，以成其志。不但拆去牆垣，掘開泥土，等兩位佳人互相盼望，又架起一座飛橋，以便珍生之來往，使牛郎織女無天河銀漢之隔。後來珍生聯登二榜，入了詞林，位到侍講之職。

這段逸事出在《胡氏筆談》，但係抄本，不曾刊版行世，所以見者甚少。如今編做小說，還不能取信於人，只說這一十二座亭台都是空中樓閣也。